

世界文学名著

伊桑·弗罗姆

(ETHAN FROME)

(美) 伊迪斯·沃顿 著

EDITH WHARTON 著

郭兴文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伊桑·弗罗姆

(ETHAN FROME)

(美) 伊迪斯·沃顿 著

EDITH WHARTON

郭兴文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桑·弗罗姆/ (美) 伊迪斯·沃顿著; 郭兴文译.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2. 8

I. 伊... II. ①伊... ②郭...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 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0796 号

伊桑·弗罗姆

[美] 伊迪斯·沃顿 著

郭兴文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政法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25 印张 10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045-X/I·005

定 价: 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63)

伊迪斯·沃顿和《伊桑·弗罗姆》

——译者简述

这部《伊桑·弗罗姆》是美国小说家伊迪斯·沃顿的重要作品之一。伊迪斯·沃顿的小说以其对 20 世纪早期纽约社会的犀利的观察和细腻的描写而享有盛誉。

伊迪斯·沃顿原名叫伊迪斯·纽伯德·琼斯,1862 年出生于纽约,逝世于 1937 年。她出生在一个富足而显贵之家,受教育于家庭教师,并由于长期在国外旅行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并开阔了艺术视野。她年龄很小时就“出道”纽约社会,1885 年嫁给了她母亲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沃顿,他比她大两三岁。婚后她决定从事文学,开始给《作家杂志》写诗歌和短篇小说。她出版了几本小说集,但是直到 1902 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决命谷》出版才给她带来了真正的声誉和成功。在这部小说中她以独特的风格和笔触再现了 18 世纪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其后在 1905 年她又出版了《快乐屋》,小说描写的是想爬上上流社会的莉莉·巴特的失败人生,这部小说奠定

了伊迪斯·沃顿成为她那个时代主要小说家的地位。

此后,她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她写了《特雷梅斯夫人》,同年,也就是1907年还写了有关工业主义罪恶的小说《树上的果实》。但是,1911年她写这部《伊桑·弗罗姆》小说时,又把写作背景转回到了美国。这个悲剧故事以新英格兰为背景,写的是美国一个偏僻山乡小农场里发生的一场爱情悲剧。伊迪斯·沃顿的丈夫后来神经失常,因此沃顿夫妇就分居了,并于1913年正式离婚;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有她自己婚姻不幸的痛切体验。伊迪斯·沃顿移居巴黎,在1912年到1913年这段时间里,她先后创作了《暗礁》和《乡村》,后者描写的是传统纽约文化的覆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迪斯·沃顿在巴黎由于做了大量救济工作而被授予志愿兵十字荣誉勋章。所以她写出了《法国战事》、《从敦克尔刻到贝尔福》(1915年)、《泥灰岩》(1918年)以及《有儿在前线》(1923年)等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她战时的经历。她的代表作《天真岁月》,1920年一经出版便赢得广泛喝彩。这又是一本涉及纽约社会和风俗的小说,是她写作技巧最为娴熟的一部作品,也显示出亨利·詹姆斯对她创作的影响。她后期的著作包括一个中篇小说系列,即1924年发表的《老纽约》;三部有关父母和孩子关系的小说,即1925年发表的《母亲的报答》;还有1927年和1928年先后发表了《睡黄昏》和《孩子们》。之后,1929年又创作出

《被托起的哈得孙河》及其续篇，即 1932 年出版的《诸神降临》。她在这些作品中，展示了美国中西部文化与纽约社会的强烈对比。到了晚年，她还写了自传《回眸》。她的一生除了创作许多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外，还写了两部诗歌集，两三部游记和一部评论——《小说创作》。她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海盜》，讲述的是一群美国女孩试图步入英国社会的故事，该书于伊迪斯·沃顿死后一年即 1938 年出版。伊迪斯·沃顿堪称一位写作勤奋的多产女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伊迪斯·沃顿的中篇小说《伊桑·弗罗姆》于 1911 年首次出版就受到美国文学界的广泛好评，后来在 1936 年又被欧文和唐纳德·戴维斯改编成剧本，演出后又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部小说写了一个故事情节简单而令人读后极为伤心的悲剧。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及其他人物都是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所以这部小说标志着与她自己其他那些反映纽约上层社会的小说分道扬镳，该作品在她的众多著作中别具一格，其体裁和内容都分外引人注目。这部小说写的是山区偏僻乡村的一个下层人物的婚外恋的故事，突兀的悲剧结局使人读后唏嘘不已，给人们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与冲击。她写了斯塔克菲尔德的一个小农场，年轻的伊桑·弗罗姆在父母双双病逝后，不得已与比他大七岁的塞娜结婚，塞娜多病早衰，而且多病身体和严酷的气候使她有点神经质的刻薄、挑剔、敏感和固执。这是一场

特定情况下的不对称的痛苦婚姻。塞娜表兄的女儿马蒂尔因家庭变故父母双双弃世，于是，塞娜为了请人帮助家里干活，把孤苦伶仃的年轻侄女马蒂尔接到了小农场，而伊桑·弗罗姆与马蒂尔深深地相爱了，一个是本来就性情沉默寡言又在压抑的环境中长期忍辱负重的青年男子，一个是孤苦伶仃又涉世未深的纯情少女，他们这是一场越轨的爱，而且乱了辈分的爱，不容于世俗眼光的爱。但是这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及特定的环境与条件却促成了这越轨的行为，他们爱得是那么纯粹那么富有人性那么深沉，最后以致置生死于不顾。可是一场意外、又不能说是完全是意外的事故，使这三个人陷入了永久的痛苦中……生活无情地折磨着他们。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毫无人工斧凿的痕迹，在简单中却寓于丰富的社会主题，同时展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正如作者所说：“我的故事的主题不是一个可以有许多变体的主题，就像生活本身总是向我的小说主角呈现出来的那样，必须赤裸裸地、直面地对待它；对他们的情感所做的任何令人费解的精雕细琢都一定会是对整体的篡改。”作者因她自己就有婚姻不幸和对那些婚外关系的痛苦的体验，所以她在作品中的痛切表述极具感染力。从写作特点上来说，虽然故事简单，但描写却极为细腻，淋漓尽致，作品中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和心灵深处突然冒出的几个闪念，都在艺术描写中展现得十分精彩，所以人物刻画和塑造极为成功。其它的描写如

新英格兰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冬季暴风雪的肆虐等等，在她的笔下都描绘得十分动人传神，处处展示出作者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感受，那娴熟优美的文字叙述，无处不浸淫着自然主义和唯美倾向的艺术美感，作品充分展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堪称为一部美国的经典小说。

作者自叙

早在我把自己的家安在我虚构中的斯塔克菲尔
德之前，我就已经对新英格兰有所了解；尽管呆在
那里的几年中，我对它的某些方面变得越发熟悉起
来。然而，在那写作动机最终萌发之前，我一直有一
种不安之感，那就是小说中的新英格兰——除了植
物上和方言上的微弱相似之处外，它与我所见到的
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甚至大量列举的甜蕨类、紫菀
和山月桂，以及尽力再现出来的方言，都使我觉得
好似完全裸露在地面的花岗岩，在上述这两种情况
中都忽视了。这仅仅是我的个人印象；它能说明“伊
桑·弗罗姆”，而且对某些读者来说，也许能够证明
其合理性。有关故事的渊源就谈这么多。除了故事的
构建外，我也没有什么兴致多谈。

我眼前的这个问题，就像我第一眼所见到的那
样：我不得不处理一个其戏剧性的高潮，或不如说
是其反高潮——在前几幕后又过了二三十年才出现
的悲剧主题。这种时间上的推移对于任何一个被说
服的人来说——正如我自己总是被说服的那样——
每一个主题（小说家意义上的）都隐含着它自己的
形式和角度，这就标志着伊桑·弗罗姆可以做一部
小说的主题。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曾
经觉得我故事的主题不是一个可以有許多变体的主

题。就像生活本身总是向我的主角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必需赤裸裸地、概略地对待它；对他们的情感所做的任何令人费解的精雕细琢都一定会是对整体的篡改。他们，实际上也就是这些人物，就是我的露出地面的花岗岩；但却半掩在土里，一定不是十分清楚。主题与计划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也许本来表示我的“情况”毕竟应该被否决。每一个小说家都曾被这种看似“良好的情况”之幽灵所困扰，它是把他的小船引向礁石的水妖；当他穿过于任何事时，路途上都会遇到的干涸的沙漠时，就时常听到她们的声音，看到她们的海市蜃楼。我太清楚那些水妖唱的是些什么歌了，于是总是全心致力于我自己那份枯燥的工作，直到她们的歌声完全消失——她们的面纱里也许已经有了一个传世的杰作。但是我在创作《伊桑·弗罗姆》时，对她们没有这种恐惧。它是第一个我在接触时对其价值完全充满自信的主题，这种自信是为了达到我自己的目的，而且这也是我对自己驾驭我自己的见解充满信心的第一个主题。话又说回来，每一个“打算”一试自己艺术功力的小说家，看见一些主题，却被如何以最佳形式，既不过于装饰也不借助于服饰或灯光来展现它们这一主题而弄得神魂颠倒。如果我要讲伊桑·弗罗姆的故事，这也就是我的任务；而我的构建计划，只是被我试探性地勾勒了一下，就立即遭到我的新朋友们完全反对，尽管我现在仍然认为它合情合理。的确，在我看来，既然一个人物复杂而世故，而作者又想通过

任何一个旁观者对他们进行猜度，如果这个旁观者老于世故，而他解释又很单纯，就无需存在这样的困难。如果他能够看清他们周围的一切，就完全有可能让他展示这一本领：他应该扮演一种角色处于他的人物原型之中，他试图向人们展现这些人物、展现那些更为世故的人们，并成为他们之间的仲裁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是除了对那些从来没有把小说看做是一种艺术创作的人来做出解释外，这一切是真正不言而喻的。

在我看来，我构建的真正优点在于细节较少。我不得不找到使我的悲剧以某种方式马上变得就其叙事者所知的那样自然起来和美好起来的手段。我本可以把他安排到一个会一口气向他吐露整个事情的长舌妇的面前，但是这样做，我就会失真于两个我印象中最根本的因素：首先是我试图刻画的根本就是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人，其次是通过哈蒙·高和里德·海勒夫人那些人的不同眼光来看他们的情况所造成的“圆滑”的效果（造型意义上的）。我的每一个记录者都对这个故事做出了贡献，这就要看他或她能够理解对他们来说复杂而又神秘的情况的程度了；只有故事的叙事者够得上神通广大，能够目睹这一切，让它深入浅出，并在他的更广阔的领域为它来找到应有的归所。

我不是在自称自己在沿用“大视角”和“什么样的圈子出什么样的书”树立的重要典范方法时有所创新；我的一个优点是，也许已经猜出所用的那些

事件对于我讲的这个小故事也是适用的。我之所以写这个简要分析——这也是我第一次为我的书写简析——是因为，作为作者对他作品的介绍，我人为除了说明一下他为什么决定做此尝试，以及他为什么选择一种形式而不是另一种形式来体现它之外，也再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这些最初的目标，也只有这些能够说得清道得明，必须被艺术家本能地感觉到并依此发展下去，才能使自己的创作充满活力，而不至于让它很快就失去生命力。

伊桑·弗罗姆

我是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一点一滴地听到这个故事的，就像这种情况下通常发生的那样，每一次故事都有所不同。

如果你知道马萨诸塞州的斯塔克菲尔德的话，你就知道那个邮局。如果你知道那个邮局的话，你就一定看见过伊桑·弗罗姆驾车到那儿，从他那匹脊背凹陷的棕红马上下来，然后费力地穿过用砖铺成的人行道向柱廊走去，这时你一定会问他是谁。

几年前我正是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他，当时那一幕场景使我记忆犹新。甚至在那时，他就已经是斯塔克菲尔德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尽管他只是一个废人。倒不是他那大个子使他与众不同，因为“当地人”有别于矮壮的外国人的细高挑身材很容易就能被认出来，主要是因为他那虽然漫不经心却很严肃的样子，尽管他每走一步都像被锁链扯着似的一步一拐。他脸上的那股阴冷让人退避三舍，他身体僵硬，头发花白浓密，这使我以为他很老，听说他不过五十二岁，倒叫我吃了一惊。我是从哈蒙·高那里得

知的。他在有轨电车出现之前也赶车从贝特斯布里奇到斯塔克菲尔德，他知道这一路上各家各户的每一桩事情。

“自从他出了车祸之后，他就一直那个样子了；到明年的二月就有二十四个年头了。”哈蒙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

那场“车祸”——我从哈蒙那里得知——除了在伊桑·弗罗姆的额头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红色的伤口外，也使他身体的右侧弯曲而短促，这显然使他从他的马车走到邮局窗口的那几步路都走得很费劲。他原来习惯于每天中午时分都从他的农场驾车到邮局，而那正是我取邮件的时间，所以我经常在走廊里碰见他，或站在他的旁边一起焦急地等待窗口后面的人手忙脚乱地处理邮件。我注意到，尽管他每次都这么准时，他只不过总是收到一份名为《贝特斯布里奇飞鹰》的报纸，而他也总是看都不看地把它放进他松松垮垮的口袋里。然而，有时邮政局长也会交给他一封收信人是塞诺维亚·弗罗姆夫人或塞娜·弗罗姆夫人的信，通常信的左上角明显写着某个药品商人的地址以及他的姓名。我身边的这个人也会看也不看地把这些材料放进他的口袋里，好像早已习惯它们的数量和种类而不必再费心思，然后他一声不吭，只对邮政局长点一下头就走了。

斯塔克菲尔德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他，并向他打个与其严肃的风度一致的招呼；但是他的沉默寡言受到人们的尊重，有那么一两次当地的一位长者还

向他请教了一下。这时他会静静地听着，他的蓝眼睛盯着对方的脸，他回答时说话的声音如此之小根本就传不到我的耳朵里；然后他会艰难地爬进他的马车里，左手揽起缰绳，朝着他的农场慢慢驱车而去。

“那场车祸挺严重？”看着弗罗姆远去的身影，心想他那瘦削的棕色头颅，头发稀疏直立，是多么勇敢地耸立在已显然失形的两个肩膀上，我问哈蒙。

“再糟糕不过的了，”他应声而道，“那早够要大多数人的命了！但是弗罗姆家真可以。伊桑可能是死里逃生了。”

“天哪！”我惊叹道。这时伊桑·弗罗姆在爬上他的位置后，伏下身子去把一只他放在车后的木箱子弄稳当——这个箱子上也贴着药师的标签，我看见他脸上那只有当他认为他是独自一人时所有的那种表情。

“那个人死里逃生？他现在看上去好像是阴间里的死人一个！”

哈蒙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板烟叶，切下一长条塞进他的皮烟袋里。“想必他在斯塔克菲尔德过冬年的年头太多了。能行的人大多离开了。”

“他为什么不呢？”

“他得留下来照顾家人。除了伊桑没有别人。先是他的父亲，后来是他的母亲，接着是他的妻子。”

“接着是那场车祸？”

哈蒙讽刺地轻声笑道：“是这样。接着他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我明白了。打那以后他不得不照顾他们了？”

哈蒙若有所思地把他的旱烟放进另一个裤兜里。“噢，至于那些：我猜想一直是伊桑在照顾吧。”尽管哈蒙·高依他的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认识所能来对这个故事尽量地肆意发挥，但他所提供的事实明显有对不上号的地方。我感觉得到故事更深层的意义就在这不实之处。可是还有一句话总是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是我接下来所要做出的推测的基点：“我想他在斯塔克菲尔德度过的冬天太多了。”

我可知道对我上一辈人来说那意味着什么。可是我却生在一个腐化的时代，有电车、自行车和乡村邮递，散落的山村间、河谷间的大一点的镇子里，比如贝特斯布里奇和沙兹福尔斯之间通讯便利，这些地方有图书馆、剧院和大礼堂，山里的年轻人可以来这里消遣娱乐。但是当冬天笼罩了斯塔克菲尔德，整个村庄都被皑皑白雪覆盖，只有灰色的天空不时有所变换。我开始明白那里的生活——或者说它的消极之处——在伊桑·弗罗姆的青年时代一定是什么样的了。

我老板派我到这里来处理工作，这与科布里章克申的一家大电厂有关，一场拖了很长时间的木工大罢工事件耽搁了这项工作，使我只好在斯塔克菲尔德安营扎寨了——这里是我能找到的最近的住处——以越严冬。开始我很恼火，后来在日常程序所

具有的催眠效果下，我渐渐开始发现这种令人讨厌的生活中也有一种满足。刚呆在这里的那些日子，我惊奇的是这里气候生气勃勃和这个社区的死气沉沉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日复一日，十二月的雪天过后，天蓝得简直叫人睁不开眼睛，清新的空气撒满雪野，这种空气里使阳光更加眩目。有人会以为这里的气氛一定会使人们的情绪高昂，血流加速；但它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变化，倒叫斯塔克菲尔德缓慢的脉搏跳得更慢了。当我在那里呆得时间再长一点后，而且看见这晶莹剔透的晴空被暗无天日的严冬所代替；当二月的风雪就像给深陷雪中的村庄搭起一顶顶帐篷；而三月的狂风又前来助威时；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斯塔克菲尔德像一支饥饿的戍边部队冲出长达六个月的围困时一片狼藉。二十五年前抵抗的手段更是少得可怜，“敌人”几乎占领了边界线上被围困村庄间的所有通道；考虑到这一切，我体会出哈蒙话中的不祥的能量：“能行的人大多离开了。”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困难再大难道还能叫伊桑·弗罗姆插翅难飞？

我在斯塔克菲尔德的那段时间一直住在一个中年寡妇的家里，人们叫她里德·海勒夫人。海勒夫人的父亲是上一辈人中的乡村律师，而“瓦纳姆律师事务所”是村子里最好的宅子——这里仍然住着我的房东太太和她的母亲。它坐落在主街的一头，它那漂亮的门廊和小花方格窗子正对着一条挪威云杉夹道的小路，直通向塔身细高的白色公理教堂。显